大方广宝篋经二卷

刘宋天竺三藏法师求那跋陀罗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五大部外重译经

大方广宝篋经卷上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陀林给孤穷精舍，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，菩萨五千。尔时，世尊住迦利罗华园场上，菩萨、声闻大众围绕而演说法。

尔时，文殊师利童子，与五百菩萨，释、梵、护世恭敬围绕，往世尊所。至已顶礼佛足，绕七匝已，却坐一面，及菩萨眷属亦坐一面。

尔时，文殊师利童子白世尊言：“今日如来为说何法？随次续说，勿令断绝。”

时，大德须菩提语文殊师利：“世尊先为声闻说法。文殊师利，我今请汝说菩萨法。”

于时，文殊师利童子语须菩提：“大德，今用菩萨法为？大德须菩提，一切声闻及与缘觉非菩萨法器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唯愿演说！诸器众生自当听受。”

文殊师利童子报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汝今能知是佛法器及非器耶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我等声闻因他声解，岂能得知是佛法器及非器乎？文殊师利，我请汝说是佛法器、非佛法器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诸入正位皆是非器，已为法界所系持故。若观法界而不舍放一切众生，不堕正位，不共结住，如是等人是佛法器。

“复次，大德须菩提，若到学法、无学法界为所缚者，舍一切众生燋然结缚，心生疲倦怖畏三界，乃至一念不乐住结，是等名为非佛法器。大德须菩提，若有能尽未来际劫，发大庄严不怖不畏，行三界行不为三垢之所染污，于生死中起园观想，欲乐诸有不集有行，如是等人名佛法器。

“复次，大德须菩提，若无欲染示现染欲，非为瞋恼示现有瞋，不为痴覆示现有痴，除断结使现住三界，导引众生无有自高，荷担重任一切众生，能令无上三宝种性，具足不断住三昧门，如是等人名佛法器。”

大德须菩提语文殊师利：“法性是一如、一实际，云何分别说器非器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譬如陶家，以一种泥造种种器，一火所熟或作油器，苏器蜜器或盛不净，然是泥性无有差别，火然亦尔无有差别。如是，如是，大德须菩提

，于一法性、一如、一实际，随其业行器有差别。苏油器者喻声闻、缘觉，彼蜜器者喻诸菩萨，不净器喻小凡夫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颇有是器说名非器，非器为器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有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何者是也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一切结使名为非器，一切结习名为非器，是名非器，是亦说名为佛法器。若断一切诸烦恼者，如是之器非佛法器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所言器者，何为所盛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无盛为盛。若所盛不漏，知是完器；若所盛漏失，知是破器。大德须菩提，犹如虚空，是诸药木丛林之器，然非是器。如是，大德须菩提，菩萨亦尔，是佛法器，然非是器。大德须菩提，犹如从地出生诸树，以空器故得有增长。如是，大德须菩提，菩萨从诸善心出生，为般若波罗蜜器之所增长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而是菩萨何所增长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虚空增长，菩萨增长亦复如是，而是菩萨无有增长亦无退减。何以故？不增结使，不退佛法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佛法、结使，有何差别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如须弥山王，光所照处悉同一色，所谓金色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般若光照一切结使悉同一色，谓佛法色。是故，须菩提，佛法、结使，以般若慧观等无差别。是故，大德须菩提，一切诸法皆是佛法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以何缘故一切诸法皆是佛法？”

文殊答言：“如佛智所觉。”

又问：“云何如佛智所觉？”

文殊答言：“如汝初始，后亦如是，不离如故，是以说言如佛智所觉。”

又问：“所言初、后，云何初、后？”

文殊答言：“初空、后寂故名初、后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空之与寂有何差别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生金与熟金有何差别？”

答言：“以言说故而有差别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大德须菩提，以言说故言空言寂。若有智者，不著文字，不执文字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凡夫、智者有何别相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如佛所说，以业相故名为凡夫，以业相故名为智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业有何相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因缘为相。随其所行有差别名，若无所行则无别名。凡夫有行有差别名，慧者无行无差别名。有无中间名为圣行，然此圣行于诸凡夫名为非行。”

又问：“文殊师利，所言圣者，为何谓也？”

文殊答言：“同入无著无诤句故。”

又问：“文殊师利，颇有诸法亦入无著无诤句不？”

文殊言：“有，大德须菩提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何者是也？”

答言：“须菩提，一切众流入大海已为一碱味。如是，须菩提，一切诸法皆悉入于无著无诤同为一味，谓解脱味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解脱何事说名解脱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以何因缘故，或有缚者，或有无缚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无智故缚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断无智故名为解脱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诸法平等，云何说智及与无智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春热时名为热水，如冬降寒名为冷水，然其水性无有差别。如是，须菩提，不正思惟烦恼所热，名为无智；若正思惟，名曰为智。然其此中，无有士夫名智、无智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此义难觉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行二行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是义难见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无慧眼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此义难入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不得底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此义难知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增上慢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此义难觉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舍离觉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此义难脱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乐樔窟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此义难思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是中无相行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此义难觉难观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是中无言说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此义叵得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是中乃至无少义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此义乃是智者所解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解自心如故。”

“文殊师利，如来所说谓利、非利，何故世尊说如是句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所言利者，名不可得；于是事中欲有所得，是利名非利。大德须菩提，又复利者名为寂静；是中若起身心之行，是利名非利。是故如来说利、非利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佛所说一切法非法，此何谓也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如佛所说，能知我法如筏喻者，法尚应舍，况复非法？若法应舍，则不名法，不名非法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如来佛法可非法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如来佛法无有决定，若无决定则不应说是法、非法，是故佛说一切法非法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希有！文殊师利，新行菩萨闻如是说而不惊怖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汝意云何？师子王子闻师子吼有惊怖不？如雁王子行虚空中畏堕空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也，文殊师利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须菩提。若有如来种性菩萨，去至如中，从如出生，闻一切法、一切音声、一切所说而不惊畏。大德须菩提，凡有畏者于何而畏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若以我见为实有者，是则有畏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菩萨解知了我见故，于一切法、一切音声、一切所说不生惊畏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若其菩萨知解我见，何不得果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无有菩萨得证果者。菩萨之人唯观察知，为趣佛智不取果证。菩萨常于一切众生修行大悲，虽知我见不堕证果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而是菩萨善巧方便，虽知我见而不取果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大德，若有菩萨为智方便界所摄者，而是菩萨虽知我见而不取果。大德须菩提，如大力士，执持利刀斩娑罗树，虽断犹住不即堕落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若于一切众生，有大慈悲大方便智，虽知我见而不证果。大德须菩提，或时天降大润泽雨，是娑罗树即便还生，生叶华果利益众生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若为大慈大悲之所润洽，菩萨智界还生三界，示现受于种姓生死，为诸众生作大利益。大德须菩提，设有大风吹是娑罗树，觚枝茎果便堕于地。如是，大德须菩提，是诸菩萨为大智慧猛风吹，堕道场上毕竟永灭。”

尔时，世尊赞文殊师利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说菩萨智方便界，大慈大悲相应说法。文殊师利，听吾说喻！如大龙王生于是心，兴起大云遍是云中，雨热霹雳至处皆烧，复雨大雨为生长故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方便菩萨起大智慧及方便云，现行一切诸凡夫事教化凡夫，现行圣行调伏众生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大香树根香，有异茎香、叶香、华香、果香，各各别异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菩萨所有智慧香身亦复如是，随诸众生所应闻解出相应法香，然大悲根而不移动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毗楞伽摩尼宝珠在帝释颈，悉遍普照三十三天，以珠力故一切所有皆悉照现，然此宝珠无有忆想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净宝珠者，喻菩萨智性现一切事，而是菩萨无一切想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如意珠，能满一切众生所愿，然是宝珠无有忆想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菩萨所有净意宝珠，能满一切众生所愿，于一切处无有忆想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因虚空火得炽然，因空下雨，而是虚空无有寒热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方便菩萨住在三界，行寂涅槃不为结热，在佛法中无所染著，二俱利益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因虚空出生毒树，亦生药树，然是虚空不为毒害，非药除净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若有智慧方便菩萨，五阴之身犹如毒树，信等五根如彼药树，非阴结染，非根净结，二俱有利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漉水筒，若暂一塞水则不漏，若复暂放其水便漏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若有智慧方便菩萨，住于三昧成就大通不著诸界，若暂起定现漏诸界，随其所应而演说法。”

“文殊师利，如极好鸟，善护子者不自惜身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住大悲菩萨，善护众生不自惜身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师子兽王无所畏惧，唯除猛火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方便菩萨不畏一切，唯除声闻、缘觉解脱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伊罗宁龙象是畜生道，能现一切诸庄严事，由是帝释福德力故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菩萨乃能作于畜生现法庄严，随所应度而化度之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火燧出火，宝珠出火，二俱能烧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若有菩萨始初发心，乃至道场最后之心，二俱能烧一切众生一切结使。

“文殊师利，犹如诸树有种种色、种种香、种种果，皆因四大而得生长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菩萨以种种门集诸善根，一切皆摄在菩提心，回向菩提以为增长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转轮王，轮宝若去，四兵皆从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菩萨方便智波罗蜜，随所至处，所有一切助菩提法皆悉随从。

“文殊师利，犹如迦陵频伽鸟王卵中鸟子，其嘴未现，便出迦陵频伽妙声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佛法卵中诸菩萨等，未坏我见，未出三界，然能演出佛法妙音，谓空、无想、无作行音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迦陵频伽，至孔雀群终不鸣呼，还至迦陵频伽鸟中乃复鸣呼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菩萨若至一切声闻、缘觉众中，终不演说不可思议诸佛之法，至菩萨众尔乃演说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旋岚大风，阎浮界内树木诸山，无能当者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菩萨演说不可思议诸佛法时，学及无学声闻、缘觉，除佛护持不能信解；若信解者，是佛护持。

“文殊师利，犹如日宫所出光明，净秽等照，无有增减，无能呵者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方便菩萨放智光明，虽与一切凡夫共俱不为所坏，与声闻、缘觉俱不为所染，无有能呵菩萨方便智慧光者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波利质多拘毗陀罗树，若叶落时，三十三天欢喜踊跃，作如是言：‘是树不久当生华果。’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若有菩萨能一切舍，是时诸佛皆大欢喜，而是菩萨不久当与一切众生生法华法果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调弱树，随风动转不畏摧折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菩萨善能随顺众生，则不畏堕一切声闻、缘觉地中。

“文殊师利，犹如水流顺下而去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无慢菩萨亦复如是，流趣顺向于一切智。

“文殊师利，犹如大海，始初安时其处最卑，然后众流悉皆归之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菩萨除灭憍慢贡高，然后佛法悉流归之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金刚珠，能破一切诸余众宝，而此宝珠无能坏者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方便菩萨调伏，一切声闻、缘觉而不堕中。”

“文殊师利，如曼陀罗华，无风之时香气普遍满一由旬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方便菩萨无圣慧根，慈香普遍一切众生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曼陀罗华，有嗅香者一切病愈无诸苦患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大慈大悲诸菩萨等若有随喜，一切结病悉皆除灭无有逼恼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佛出世，优昙钵华则便出现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有菩萨出世，诸佛法华皆悉出现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阿那婆达多大龙王雨，遍阎浮提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菩萨如是，以大法雨等心普润一切众生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彼阿那婆达多池，流出四河，满于大海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诸菩萨等，以四摄法流注，充满一切智海。

“文殊师利，由有大海，阎浮提人有诸珍宝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由菩萨故，令诸声闻、缘觉充足解脱法宝。

“文殊师利，一切诸色皆依四大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菩萨所有一切诸法，为诸众生住解脱依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山险处生大药树，不能利益诸多人众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若从声闻法调伏者，不能利益一切众生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大城中生大药树，利益多人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菩萨从于大慈大悲中出生已，不舍一切智宝之心，能多利益一切众生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暴雨水，势不久流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声闻说法，势不久住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春水流，便得经久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菩萨说法，得久住世。

“文殊师利，如雪山树，虽复斫截不久还生。如是，文殊师利，如来施作诸佛事已便入涅槃，三宝之种而不断绝。”

尔时，大德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希有！世尊，今乃演说菩萨所有无量无边诸法功德、真实功德。世尊，倍复希有！菩萨闻是真实功德无喜无高。”

佛言：“须菩提，诸菩萨根本自净故，闻诸功德不喜不高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菩萨根本自净？”

佛言：“须菩提，无我根净，无众生根净，无命根净，无丈夫根净，无人根净，无身见根净，无无明有爱根净，无我我所根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何谓为净？”

佛言：“须菩提，无缚无解，是名为净。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是名为净。无妄想，无分别，无高无下，无作无不作，无闇无明，无恼无不恼，无缚无解，无生死无涅槃，是名为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若无生死、无涅槃者，云何名净？”

佛言：“须菩提，是净无忆想生死及与涅槃，亦无染著。须菩提，犹如有言净于虚空，实无所除令虚空净。如是，须菩提，所言净者实无有法，名之为净。若有闻是而不惊怖，名之为净。须菩提，汝今净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我净，以无垢故。”

佛言：“须菩提，若无有垢，为何所净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法性清净，我已知之。”

佛言：“须菩提，汝今能知法界性耶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若离法界有余法者可知法界。无有法界能知法界！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无有一法离于法界，谁知法界？”

时，须菩提默然不答。

尔时，文殊师利语须菩提：“大德，汝今何故不答如来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以我本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。何以故？以我本不修习无尽无碍辩故。如是无尽无碍辩者是菩萨有，有碍有尽是声闻有。”

文殊师利语须菩提：“是法界中，有障有碍耶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是法界中无障无碍，无障无碍是法界相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，若其法界无障无碍，汝今何故说时有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我已证断故辩有碍。若知法界而不证者则辩无碍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法界之中有可断耶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而是法界无能断者，一切法门悉法界故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若一切法悉是法界，汝何故说我证于断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声闻境界有限齐故，说时有断；佛之境界无限量故，说无碍无滞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法界有生耶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是法界者无有境界，灭诸境界是名法界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若无境界灭诸境界，汝今何故无境界中说法界也？何故说有种种境界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我先不言？有碍有滞是声闻辩，无碍无滞是菩萨辩也！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汝今不得无碍辩耶？”

“如是，文殊师利，我得是辩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得无碍辩，何故默然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知一切众生根故，辩有滞碍。知入一切诸众生根是菩萨辩，是故菩萨说时无碍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汝知法界得证辩时，是知境界有碍相耶？”

“不也，文殊师利，是智境界是无碍相，非是碍相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若智境界无有碍相，汝何不说而默然乎？”

是时，须菩提语大德舍利弗：“佛常称为智慧第一，汝今可问，彼当答汝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汝今可说！我欲从汝及文殊师利听闻于法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我今不说。何以故？我曾见是文殊师利游诸佛土，百千万亿佛前说法，令诸声闻悉皆默然。我今何能于文殊师利前敢有所说？

“大德舍利弗，东方有国名曰端严，彼中有佛，号曰光相如来应正遍觉，今现说法。有大声闻名曰智灯，智慧第一。时彼如来入于寂定，是智灯大声闻即至梵世，以大音声而演说法，声遍三千大千世界。我随文殊至彼世界，及无量菩萨、百千天子侍从文殊，为听法故。时文殊师利，住光音天发大音声，遍闻三千大千世界。

“时彼智灯大声闻，闻如是大声不能堪忍，从上坠落，其心惊怖，身毛皆竖，即便往诣光相佛所。到已，顶礼佛足，绕三匝已，合掌向佛问于是事：‘世尊，谁作如是可畏音声？我闻是音不能堪忍，从上坠下，如旋岚风吹于小鸟。’时彼佛告智灯比丘：‘有不退菩萨，名文殊师利，现大神通来至此土，为欲见我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住光音天发大音声。是声遍三千大千佛之世界，一切魔宫皆悉隐蔽。’时智灯声闻白光相佛：‘愿欲见是文殊师利大善丈夫！’于时，彼佛光相如来，即为文殊师利现相，令文殊师利与菩萨众、诸天眷属来至佛所。到已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化作莲华师子座已，却坐一面。

“时智灯大声闻，问文殊师利：‘汝为何利来至此土？’尔时，文殊师利童子，语大德智灯：‘我今为见光相如来，礼敬亲近，问讯请法故来至此。’智灯问言：‘文殊师利，云何名为清净见佛？云何礼佛？云何亲近？云何问讯？云何请问？’文殊师利言：‘大德智灯，若见法净，名见佛净。若身若心不低不仰，若不低仰正直而住不动不摇，其心寂静行寂静行。大德智灯，是名礼佛。若不自观亦不观他，不观佛不观法不观僧，不观难不观易，不观作不观不作，一体一身，一切佛身等入法身，见于自身同入法性，见如不见，无近无远。大德智灯，是则名为亲近于佛。若如来所为修行问非不修行，不见有法不修行者，见自及法入于修行，所问心定无有散乱，问者、问处及问讯法俱不可得，无所贪著，于三世中求不可得，如是三场清净问讯。大德智灯，是则名为问讯于

佛。若往来问答不求觅过，随顺所问如来印可，大众欢喜不嫉他问，有所问时，令无量众生起庄严道乃至道场。大德智灯，是则名为请问于佛。’

“时光相如来，赞文殊师利：‘善哉！善哉！文殊师利，应当如是见于如来，应如是礼，如是亲近，如是问讯，如是请问。’尔时，文殊师利童子，问智灯比丘：‘大德智灯，云何见佛？云何礼佛？云何亲近？云何问讯？云何请问？’智灯答云：‘文殊师利，如汝所问非我境界。我随音声，从他而闻如是所说。’文殊师利言：‘大德智灯，若不解是，汝云何得心解脱耶？’智灯答言：‘因圣谛故心得解脱。’文殊师利言：‘云何名圣谛？’智灯答言：‘独修无侣名为圣谛。’又复问言：‘若独修无侣名为圣谛，云何见平等心得圣解脱？’答言：‘文殊，我依世谛说，非第一义。’又问：‘是世谛者入第一义不？’答言：‘文殊，若不入中，非第一义。’又问：‘智灯，汝云何言依世谛说，非第一义？若其世谛入第一义，即是一谛，谓第一义。’时智灯言：‘文殊师利，初行菩萨闻汝所说则生惊畏。’文殊师利言：‘大德智灯，汝亦惊畏，况复初行？’智灯答言：‘都无有能惊畏我者。’文殊师利言：‘大德，岂不怖畏生死心得解脱也？’智灯言：‘文殊师利，怖畏厌患心得解脱。’文殊师利言：‘是故我说，大德智灯，本亦怖畏，况复初行？’智灯问言：‘文殊师利，菩萨云何而得解脱？’文殊答言：‘不畏不厌，菩萨解脱。’问言：‘文殊，不畏不厌，言得解脱，此义云何？’文殊答言：‘菩萨不畏百千万亿魔诸军众，菩萨不厌为于一切生死众生。菩萨不畏集诸善根，菩萨不厌集智庄严。以是义故我作是说，不畏不厌，心得解脱。’

“尔时，会中有诸天子，以种种华散供文殊师利童子，如是叹言：‘若有住处见文殊师利则为见佛，所说法处应起塔想。若有众生闻是法者，当知是人摄诸德已。’时文殊师利，语智灯比丘：‘佛说大德智慧第一。是智慧者，为是有为？为是无为？若是有为是生灭三相，若是无为则无三相。’智灯答言：‘修无为故佛说名圣。’文殊问言：‘大德智灯，是无为者可修习不？’‘不也，文殊。’文殊又言：‘云何大德，说修无为名之为圣？’时智灯大声闻即便默然。

“尔时，光相如来告文殊师利：‘可说法门，令诸会众不退无上正真之道。’文殊师利白言：‘世尊，一切诸法是寂静门，一切言说是寂静门，示寂静故。’时有菩萨名曰法勇，在会而坐，问文殊师利：‘如来所说及贪瞋痴，是寂静门示寂静耶？’文殊答言：‘善男子，是贪瞋痴从何所起？’答言：‘文殊，从妄想起。’文殊又问：‘是妄想者为住何处？’答言：‘文殊，住于颠倒。’文殊问言：‘是颠倒者复住何处？’答言：‘文殊，住不正思念。’文殊又问：‘不正思念为住何处？’答言：‘文殊，住我我所。’文殊又问：‘我我所者为住何处？’答言：‘文殊，住于身见。’文殊又问：

‘是身见者为住何处？’答言：‘文殊，住于我见。’文殊又问：‘是我见者为住何处？’答言：‘文殊，是我见者则无住处，无处是我见处。何以故？而是我者，十方推求了不可得，况复有处？’文殊又问：‘善男子，若法十方求不得者，为是何门？’答言：‘文殊，都无有门。’文殊又问：‘善男子，而是寂静颇有门不？’答言：‘文殊，是亦无门。’‘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我说诸法是寂静门，一切言说是寂静门显示寂静。’说是法时，八百菩萨逮得于忍。文殊师利广说法已，从座而起，礼敬光相世尊足已，出众而去。是故，舍利弗，当知无有声闻、菩萨能尽文殊师利辩者，我今何敢与文殊师利有所论说？”

尔时，大德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大德，复见文殊师利，何等神变游诸佛国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大德须菩提，我昔曾与文殊师利，在于西方游诸佛土。见有佛土大火灾起，于彼火中作莲华网，文殊师利从中而过；复见佛土火灾充满，文殊师利从中而过；是火触人，如以坚硬栴檀涂身卧迦尸衣，柔软和适甚为快乐。复有佛土空无所有，文殊师利化作梵宫，入于禅定从中而过。复有佛土极为迮狭，其中众生造诸恶业，文殊师利从中而过，皆令休止而不为恶，成觉慧慈：‘我当得成无上正道，为断众生贪瞋痴故而演说法，令诸众生得慈三昧。’是名菩萨成觉慧慈。

“大德须菩提，我于尔时曾见是事。我又独处曾作是念：‘文殊师利所有神通，与我神通等无有异。’文殊师利知我心已，即便将我游诸佛国，至火灾土而语我言：‘汝以神力从是中过。’我时尽以神通之力，灭是火已经七日夜，我及文殊乃过此界。过已复至第二三千大千火灾世界，倍复广大。在中住已，文殊师利而语我言：‘用谁神力过此世界？’我时答言：‘文殊师利，用汝神力过是世界。’尔时，文殊师利童子系心在前，以菩萨神力，于一念顷作莲华网遍覆火上，从中过已，便语我言：‘大德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汝神力胜？为我胜也？’我即答言：‘文殊师利，金翅鸟王飞速疾耶？为小鸟疾耶？’文殊师利还问我言：‘汝意云何？而是二鸟，何者为疾？’我时即答：‘我之神力如彼小鸟，汝神力胜疾殊特过金翅鸟。’文殊师利即语我言：‘大德舍利弗，汝独处念：文殊神力、我之神力，等无有异。’我复答言：‘不可为比。’文殊问言：‘汝云何知？’我即答言：‘声闻之人不断习气，是故我本以不等为等。’

“文殊师利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舍利弗，乃往过世，于大海边有二仙住，一名欲法，二名梵与。是时欲法获得五通，是梵与仙以咒术力能游空行。时彼二人各以自力，度过大海还至住处。时梵与仙作如是言：‘欲法神力、我之神力，等无有异。’复更异时，从海此岸至于彼岸到罗叉渚，时有罗叉出箫笛音。时梵与仙闻是声已，从空而堕失咒术力。时欲法仙愍梵与故，捉其右臂将至住处。大德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是梵与

仙岂异人乎？勿作异观！即汝身是。我即是彼欲法仙人。舍利弗，汝于尔时亦以不等为等，今亦复以不等为等。何以故？以偏见故。”

尔时，舍利弗复语须菩提：“我又复念与文殊师利，南方界分游过百千诸佛土已，有国名曰一切庄严，佛号宝大。我与文殊师利俱到彼国，文殊师利既至彼已，而语我言：‘汝今见此佛土不也？所经诸国皆悉见不？’我言：‘见已。’复问我言：‘是诸国中悉见何事？’我时答言：‘或见满水，或见满火，或见空界，或见丰乐。’文殊复言：‘汝云何见？’我时答言：‘若见满水便言见水，若见满火便言见火，若见空界言见空界，若见丰乐言见丰乐。’文殊师利言：‘汝之所见境界如是。’我时问言：‘文殊师利，汝复云何见诸佛土？’文殊答言：‘虚空世界是诸佛世界。何以故？汝幻惑故，见满水、满火、空界、丰乐。舍利弗，汝之所见皆各不实，生灭相应。虚空世界，不因缘有，其性安住。如是，舍利弗，客尘烦恼污染于心，然其心性终不可污。大德舍利弗，如恒沙劫火灾炽然终不烧空。如是，舍利弗，一一众生恒河沙劫，造作逆罪不善之业，然其心性终不可污。舍利弗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解知是法界性净，无覆盖缠、无结垢行能恼心者，是名无有盖缠法门。若依此门，一切诸法无能覆盖，解一切法体性清净，终无有法能覆心者。’大德须菩提，文殊师利神通变化说法如是。我见其为诸神通事，菩萨不达，况复声闻？”

尔时，大德阿难复语舍利弗：“我亦曾见文殊师利神通变化。大德舍利弗，昔于一时，世尊在此舍卫国祇陀林中给孤穷精舍，与大比丘僧八百人俱，诸菩萨众万二千人。是时兴大非时云雨，经七日夜而不休止。诸大德声闻，若得禅定及解脱者，若入禅定七日不食。余凡夫人及诸学人，五日绝食，饥困羸瘦，不能往觐见佛世尊礼敬供养。我时念言：‘是诸比丘甚为大苦！当往白佛。’我时便往佛世尊所，顶礼佛足白言：‘世尊，诸比丘僧绝食五日，极为羸瘦，不能从床而自起止。’世尊告我：‘阿难，汝今可以是事往语文殊师利，彼当充足比丘僧食。’

“我承佛敕，往诣彼文殊师利所住室中，到已具说如是之事。时文殊师利，为释、梵、护世而演说法，即答我言：‘阿难，汝往敷座。若时已至，便击犍槌。’我从文殊师利闻是语已，即便敷座住在一处，看文殊师利何时出房。是文殊师利甫为释、梵、护世天王广演说法，名曰分别一切身三昧，不出于房。我作是念：‘文殊师利将不令诸比丘失食时？’文殊师利化作己身，为诸释、梵、护世，说是分别一切身三昧。文殊师利亦即入此分别一切身三昧已，从房而出，入舍卫大城次第乞食。我时不见。

“魔王波旬作是念言：‘文殊师利师子吼已，入舍卫大城而行乞食。我今当蔽舍卫城中，诸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，无入出者，不令施食。’尔时，文殊师利童子随所至处

，门户悉闭无往来者。文殊师利即时观知，是魔波旬隐蔽诸人：‘我今当作诚实言誓。’尔时即作是志诚言：‘我之所集一毛孔中所有福慧，设恒河沙等诸佛世界，满中诸魔之所无有。我此语实，魔蔽当去，令魔自身作居士像，于四衢道诸巷陌中，唱如是言：当施文殊！当施文殊！若施是者获大果报。若施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众生，给诸乐具百千亿岁，不如施此文殊师利一爪端许所生福胜！’文殊师利，须臾之间立此誓已，尔时诸天遍开城中一切门户，令诸人众皆趣文殊师利童子。时魔波旬作居士像，于诸四衢街巷陌中，唱如是言：‘当施文殊！当施文殊！若施是者获大果报。若施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诸乐供具，经百千岁，不如施此文殊师利一爪端许所生福胜！’

“时文殊师利，以神通力令所持钵，受诸种种美妙饮食及饼果等，不相和杂如别器盛。八百比丘、万二千菩萨，所食之食在一钵中，不见此钵若减若满。尔时，文殊师利童子，于舍卫大城乞食已足，出舍卫城以钵置地，语魔波旬：‘汝为净人，可持此钵在前而去。’时魔波旬不能举钵，生惭耻心，语文殊师利：‘我今不能举此地钵。’文殊师利语波旬言：‘汝今成就大威神力，云何不能举地小钵？’时魔波旬尽其神力，不能举钵如毛分许，怪未曾有，语文殊师利：‘我之神力举伊沙陀山，置之手掌掷虚空中，今不能举如此小钵一毛分许。’文殊师利语波旬言：‘若大众生大人大力彼所持钵，非汝波旬所能擎举。’是时，文殊师利童子，即以一指持举地钵著波旬手，语波旬言：‘汝为净人持钵前行。’时魔波旬，尽力持钵在前而去。尔时，自在天子与万二千天子，侍从围绕，来向文殊师利童子，顶礼其足，右绕已毕，语波旬言：‘汝非使人，何故持钵在他前行？’魔言：‘天子，我今不堪与有力者诤。’天子语言：‘波旬，汝亦成就大威神力。’

大方广宝箧经卷下

“尔时，波旬为文殊师利力所持故，答言：‘天子，愚痴之力是为魔力，慧明之力是菩萨力。憍慢之力是为魔力，大智慧力是菩萨力。诸邪见力是为魔力，空、无相、无作力是菩萨力。诸颠倒力是为魔力，正真谛力是菩萨力。我我所力是为魔力，大慈悲力是菩萨力。贪瞋痴力是为魔力，三解脱力是菩萨力。生死之力是为魔力，无生无灭、无有诸行、无生忍力是菩萨力。’魔王波旬说是法时，于天众中，五百天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千二百菩萨得无生法忍。时文殊师利，共魔波旬持此钵食，置迦利罗华园中已，俱出外去。

“我时不见文殊师利，乃至食时犹不出房，我作是念：‘文殊师利，将不令诸比丘僧众失于日时？当往佛所具白是事。’即至佛所，顶礼佛足，白言：‘世尊，日时已至，文殊师利犹不出房。’佛告我言：‘阿难，汝不到此迦利罗园而看之耶？’我白佛言

：‘大德世尊，见一小钵其食满中。’佛告我言：‘速打揵槌集比丘僧。’我言：‘世尊，比丘僧多，是一钵食当与谁耶？’佛语我言：‘汝勿虑是！设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诸众生等，于百千岁食此钵食犹不能尽。何以故？是文殊师利力所持钵，文殊师利有檀波罗蜜无量功德。’我闻佛语，便打揵槌集比丘僧。时此钵食不相和杂，香美众味取不可尽，充饱大众钵食不减。

“时魔波旬，欲恼文殊师利童子，即便化作四千比丘，衣服弊坏，威仪粗恶，执持破钵，鼻眼角睐，卷手脚跛，其形丑恶在下行坐，以此钵食复充足之。时魔波旬，令化比丘，人人各食摩伽陀国十种之食，然此钵食犹满不减，令诸守园作使之人赋食疲顿。时文殊师利，以神力持令魔波旬所化比丘钵食不减，手口俱满而不能咽，气闭眼张悉皆躃地。文殊师利语波旬言：‘汝诸比丘何不更食？’恶魔答言：‘文殊师利，是诸比丘在地垂死，汝将不以毒食与耶？’文殊师利语波旬言：‘已尽毒人当有何毒？内有毒者则施人毒，内无毒者不施人毒。波旬，所谓毒者，名贪瞋痴。善赞法中所调伏者，若与人毒，无有是处。又魔波旬，所谓毒者，无明有爱，见我我所，见无因缘，见于名色，见爱恚瞋，见我见众生，见诸盖缠，计著诸阴，起种性慢，执著诸入，常住三界系著所依守护取舍，若来若去爱著于身，坚著寿命不净思念，爱乐染心多起诸过，违逆因缘断见常见，谄曲憍慢，妄想分别，示现诈伪，执著樸窟，出没卷舒惊畏于空，于无想中生堕落想，于无作中生死畏想，于无著处生起畏想，于出生死生起缚想，于使流中不生度想，助菩提法生非法想，于邪见中生正见想，于恶知识生善知识想，违佛谤法轻慢众僧，不舍憍慢增长诤讼，实不实想不实实想，于欲乐中生功德想，于有为中心生狂惑，于生死行不见其过，于涅槃中生惊怖想。波旬，如是诸法于妙法中名之为毒。佛正法中无如是事。波旬，甘露法者是名佛法，安隐法者是名佛法，无戏论法是名佛法，无过恶法是名佛法，无结使法是名佛法，出要之法是名佛法，无怖畏法是名佛法，无分别法是名佛法，不执自他法是名佛法，无讥呵法是名佛法，作舍、作依归依洲渚、作守护法是名佛法，调伏寂法是名佛法，自净无垢照明之法是名佛法，正向正趣法是名佛法，无诸妄想善调伏法是名佛法，善教善导随宜之法是名佛法，自说说他法是名佛法，如法调伏诸外道法是名佛法，降诸魔法是名佛法，断生死流法是名佛法。正念之法是名佛法，住念处故。正断法是名佛法，断诸恶故。神足法是名佛法，观身心轻故。诸根法是名佛法，信为首故。诸力法是名佛法，无能降伏故。诸觉法是名佛法，次第觉故。正道法是名佛法，正流入故。三昧法是名佛法，究竟寂静故。智慧法是名佛法，贯穿诸圣解脱法故。真谛法是名佛法，无忿恚故。诸辩法是名佛法，法辞及义乐说无滞故。明了无常苦无我法是名佛法，呵毁一切诸有为故。空法是名佛法，降伏一切诸外道故。寂静法是名佛法，趣涅槃故。波罗蜜法是名佛法，至彼岸故。方便法是名佛法，善摄取故。慈法是名佛

法，无过智故。悲法是名佛法，无逼故。喜法是名佛法，灭不喜故。舍法是名佛法，所作办故。禅法是名佛法，灭憍慢故。不断三宝法是名佛法，发菩提心故。一切安乐无苦恼法是名佛法，不来诸有故。’

“说是法时，魔王所将五百天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而作是言：‘世尊，是所叹法，愿令我等住是法中。’尔时，世尊即便微笑。大德阿难前白佛言：‘大德世尊，今何缘笑？’佛告阿难：‘汝见波旬化比丘不？’阿难白言：‘见已，世尊。’佛言：‘阿难，后五百岁法欲灭时，当有如是恶形比丘，如是恶衣著不齐故，如是下贱，如是无智。何以故？后世比丘重于结使，贪著利养多营众事，舍诸毗尼越解脱戒离白净法，其所去来，重现法利不重后世，盲聋跛蹇，老谬无智，著种种病。是等皆来于我法中出家受戒，以重眷属给使人故，不为重法。阿难，我所说法如是正真，如是可爱，当于尔时不见不闻，诸天忧戚，魔王波旬当大欢喜无复忧虑。’我时问佛：‘何故魔王波旬欢喜而无忧虑？’佛告阿难：‘以彼恶人作魔业故，魔王波旬无所营作。何以故？由彼比丘无正行故。若有比丘勤加精进如救头然，如是等人魔则求短。是故，阿难，应勤方便，未得令得，未解令解，未证令证，降伏魔党炽然佛法，护持正法，作法供养，莫作放逸，是我教法。’

“说是法时，五百比丘放舍身命，白言：‘世尊，我等不欲见是恶世。’踊处虚空以火焚身，百千诸天而供养之。二百比丘远离尘垢得法眼净，二百比丘永尽诸漏心得解脱，三万二千菩萨逮得法忍。释、梵、护世及诸眷属，礼佛足已作如是言：‘唯愿世尊，久寿住世，勿使我等见是恶世！世尊，若有众生得闻此经，终不更作懈怠非法，亦更不作魔诸恶业。’我时闻已闷绝躃地。大德舍利弗，我见文殊师利童子，成就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力，及所说法，我自亲见。”

时，大德迦葉语舍利弗：“我亦曾见文殊师利希有神通。舍利弗，尔时世尊成佛未久，我久出家。是时，文殊师利童子，始初至此娑婆世界，从宝王世界宝相佛所来，欲见佛释迦牟尼供养恭敬。尔时，世尊在舍卫国祇陀林中给孤穷精舍，夏坐三月。我时不见文殊师利，若如来前、若众僧中、若于食时、若说戒日、若僧行次，都不见之。过三月已，临自恣时乃见其面，我即问言：‘文殊师利，何处夏坐？’即答我言：‘大德迦葉，我住在是舍卫大城，波斯匿王后宫一月，复一月住童子学堂，复一月住诸淫女舍。’我闻是已，心甚不悦，即作是念：‘云何当共是不净人而作自恣？’我即出堂便击揵槌，欲摈文殊师利童子。

“尔时，世尊即告文殊师利童子：‘汝往看是摩诃迦葉，今者何故打揵槌也？’白言：‘世尊，我已见之，欲摈于我。’佛语文殊师利童子：‘今可现汝自在神力神通境

界，令彼声闻心得清净，勿于汝所生不净心。’于时，文殊师利童子即入三昧，其三昧名现一切佛土。文殊师利入三昧时，十方各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，其中皆有摩诃迦葉，头陀第一，悉打揵槌。于时世尊即问我言：‘摩诃迦葉，汝今何故打于揵槌？’我言：‘世尊，文殊师利自说是言：夏三月中，住王后宫及淫女舍。为摈是故打于揵槌。’尔时，世尊身放光明遍照十方，而告我言：‘汝今遍观十方世界，为见何事？’我时遍观无量无边恒河沙数十方世界，其中皆有摩诃迦葉而打揵槌欲摈文殊，是一切处亦有文殊在佛前坐。佛告我言：‘汝今欲摈何处文殊？为此世界？为十方界？’我时即礼佛世尊足作如是言：‘听我悔过！世尊，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，成就菩萨如是不可思议功德。我从佛所成有量智，而欲度量无量智慧，以不知故而打揵槌。’佛告我言：‘摩诃迦葉，汝之所见十方世界文殊师利，亦复夏三月，住王后宫及淫女舍。此间文殊师利童子，令是波斯匿王宫中五百女人，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；亦令五百淫女、五百童子，得不退转无上正道；复有百千众生以声闻法而调伏之，无量众生得生天上。’我时白言：‘大德世尊，文殊师利为说何法，乃能如是教化众生？’佛言：‘迦葉，汝今可问文殊师利，自当答汝。’

“我时即问文殊师利：‘汝说何法教化调伏如是众生？’彼答我言：‘非唯说法教导众生。大德迦葉，或有众生以娱乐乐而调伏之，或以护持，或以威伏，或以财摄，或以贪求，或现大庄严，或现神通，或现释身，或现梵身，或现护世身，或转轮王身，或随各各所事诸天而为现身，或以软语，或以粗语，或二俱用，或以譴罚，或以密益，或现作子。何以故？大德迦葉，众生有于杂种之行，以杂种法而调伏之。大德迦葉，我以方便化众生界，然后说法，令其究竟毕竟调伏。’我时问言：‘文殊师利，汝所调伏有几众生？’即答我言：‘大德迦葉，我所调伏等如法界。’我又问言：‘法界几许？’文殊答言：‘如众生界。’我又问言：‘众生界者复有几许？’即答我言：‘如虚空界。如是，迦葉，众生界、法界、虚空界，等无有二，无有别异。’

“我又问言：‘文殊师利，佛空出世无所调伏？’文殊师利言：‘大德迦葉，如人热病，是人种种妄有所说，是中宁有天鬼持耶？有大明医，饮彼人酥，热病即愈，止不妄说。于意云何？是中颇有天鬼去不？’我言：‘不也，文殊师利，由饮酥故热病除差。’‘大德迦葉，是良医者多利彼不？’我言：‘如是，文殊师利。’文殊师利言：‘大德迦葉，世间如是颠倒热病无我我想，住我想已流转生死。是故如来出现于世，随彼形色应解法门，知解我想断于颠倒，为彼众生而演说法；既闻法已除一切想无所执著，知解想已越度诸流到于彼岸，名为涅槃。大德迦葉，于意云何？是中颇有我及众生、寿命、养育、人及丈夫可涅槃者不？’我时答言：‘无也，文殊师利。’文殊师利言：‘大德迦葉，为是利故如来出世。但为显示平等想故，不为生，不为灭，但为解知烦恼不

实。’

“我时语言：‘文殊师利，菩萨所作甚为难有！所谓观知众生之性毕竟寂静，为欲利益一切众生，不舍庄严不没不出。众生之性毕竟涅槃，犹复能发大誓庄严。’文殊师利言：‘大德迦葉，菩萨庄严等同如如。’我又问文殊师利：‘愿说菩萨发大庄严。’文殊师利言：‘菩萨摩诃萨发大庄严有三十二。何等三十二？菩萨摄取无量生死发大庄严，如梦空性故。菩萨灭度无量众生发大庄严，无我相故。菩萨供养给事无量诸佛世尊发大庄严，同法身相故。菩萨听受一切佛法发大庄严，如响声相故。菩萨守护一切佛法发大庄严，解达诸法平等相故。菩萨降伏一切诸魔发大庄严，一切结使性相净故。菩萨降伏一切外道发大庄严，令有无见者解因缘相故。菩萨所有一切悉舍发大庄严，一切悉舍无余相故。菩萨集戒头陀功德发大庄严，无行相故。菩萨忍力发大庄严，无伤相故。菩萨精进发大庄严，解知身心寂静相故。菩萨一切禅定解脱发大庄严，舍离一切所依相故。菩萨无碍般若波罗蜜发大庄严，净除无明痴见相故。菩萨方便发大庄严，示现一切所作相故。菩萨大慈发大庄严，如空相故。菩萨大悲发大庄严，解知五道虚空相故。菩萨大喜发大庄严，无忧恼相故。菩萨大舍发大庄严，离苦乐相故。菩萨修满大神通智发大庄严，犹如掌中观见解脱无疑相故。菩萨不念诸法无我发大庄严，不畏堕彼声闻、缘觉地之相故。菩萨观阴犹如怨贼发大庄严，知幻相故。菩萨观四大犹如毒蛇发大庄严，同法界相故。菩萨观入犹如空聚发大庄严，知怨贼相故。菩萨不著三界发大庄严，无樔窟故。菩萨决定摄取诸有发大庄严，有非有相故。菩萨大悲发大庄严，不退相故。菩萨为大医王发大庄严，随诸众生所有疾患施法药相故。菩萨为大商主发大庄严，示导三乘出道相故。菩萨不断于三宝种发大庄严，知报一切佛恩相故。菩萨知诸法性无生发大庄严，得于无生法忍相故。菩萨为得不退转地发大庄严，舍于三界一切结使，及舍声闻、缘觉地相故。菩萨庄严道场发大庄严，以一念相应慧如实了知诸法相故。如是，迦葉，是名菩萨三十二种发大庄严，菩萨摩诃萨以是庄严自庄严者。是四大体可易其性，而是菩萨于无上道终不退转。’

“我即答言：‘发大庄严，犹尚不退，况三十二？文殊师利，声闻法中无有庄严。’文殊师利言：‘大德迦葉，是故声闻，无大庄严如诸菩萨乃至名字。大德迦葉，于意云何？如大健夫，以诸铠仗善自庄严，执持利刀，有怯弱人粗自庄严。是二庄严，可相比不？’我言：‘不也。’文殊师利言：‘以是义故，大德迦葉，菩萨庄严，一切声闻及诸缘觉之所无有。’说是菩萨大庄严时，万二千天子发于无上正真道心。是故，舍利弗，我见文殊师利童子，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如是无量。”

尔时，大德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语舍利弗：“我亦曾见文殊师利童子所为。昔于一时，佛在毗舍离庵罗树林，与大比丘五百人俱。是时萨遮尼乾陀子，住毗舍离大城之中，与六万眷属俱，供养恭敬。我入三昧观是尼乾。我时见有百千尼乾应当受化，我时即往而为说法，无有专听，无善好心，反见轻笑出粗恶言。我时唐苦，于三月中无一受化。过三月已，我心不悦便舍而去。

“时文殊师利，即便化作五百异道。自为师范，将五百弟子往诣萨遮尼乾子所，顶礼其足，白萨遮言：‘我遥承闻大师名德故，远而来至毗舍离。汝是我师，我为弟子，愿见纳受垂愍教诲，令我不见沙门瞿昙，令我不闻彼相违法。’萨遮答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汝得纯净，不久当解我调伏法。’尔时，萨遮即便宣令己之徒众：‘此五百摩纳自今以去，和合同住，互相咨问。彼若所说，汝专心受。’尔时，文殊师利童子，及五百化弟子，听次第坐，受用尼揵戒法，威仪殊胜于彼，时时赞说三宝功德，亦复赞叹萨遮功德，令彼诸人心相亲附。

“复于异时知众已集，文殊师利便作是言：‘我等所行咒术经书毗提遮经，若读诵时，沙门瞿昙所有功德，有入我等经中来者。是沙门瞿昙有实法功德。何以故？是沙门瞿昙所生成就，父母清净转轮王种，以百福相庄严其身。又闻生时大地震动，释梵扶侍，自行七步，口出是言：“我于一切世中最胜世中最大！我今当为灭诸生死！”空中自然出生二水，释梵洗浴，人天伎乐不鼓自鸣，放大光明遍照世界，灭诸恶道，聋盲视听。当于是时，一切众生不为结恼，安乐无为。婆罗门相，若不出家作转轮王，若其出家作佛法王。而彼瞿昙，舍转轮王位出家修道，于道场上降伏百亿魔，成菩提道转妙法轮，沙门、婆罗门、魔、梵及世，若天若人，一切世间无能转者。所说真正，初中后善。云何初善？谓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。云何中善？学行胜戒，学胜定、胜慧。云何后善？谓空三昧解脱法门，无相三昧解脱法门，无愿三昧解脱法门。复次，初善者，信欲不放逸；中善者，定念一处；后善者，善妙智慧。复次，初善者，信佛不坏；中善者，信法不坏；后善者，信于圣僧得果不坏。复次，初善者，从他闻法；中善者，正念修行；后善者，得圣正见。复次，初善者，知苦断集；中善者，修行正道；后善者，证于尽灭。是名声闻初中后善。云何菩萨初中后善？若不舍于菩提之心，是名初善；不念下乘，是名中善；回向一切智，是名后善。复次，初善者，于诸众生慈心平等；中善者，于诸众生起大悲心设何方便；后善者，喜舍同等。复次，初善者，降伏悭贪，舍离破戒，远离瞋恚，断除懈怠，不住乱心，杀害无知；中善者，施、戒、忍、进、禅定、智慧；后善者，以诸波罗蜜回向一切智。复次，初善者，谓四摄法教化众生；中善者，不惜身命守护正

法；后善者，善巧方便不堕正位。复次，初善者，如地等持，不舍一切菩萨行心；中善者，以善方便，知进知退住不退地；后善者，于一生灌顶正位。是名菩萨初中后善。’

“尔时，文殊师利童子，外道众中渐次开示如是正法，令五百外道远离尘垢得法眼净，八千外道发于无上正真道心。尔时，文殊师利童子，所可化作五百徒众，于文殊师利前，五体投地作如是言：‘南无佛陀！南无佛陀！’余诸外道未信解者，见五百摩纳作如是语，亦皆效彼五体投地而作是言：‘南无佛陀！南无佛陀！’尔时，释提桓因以曼陀罗华，各与诸人而作是言：‘汝可以此供养于佛。’尔时，文殊师利童子，与诸大众恭敬围绕诣世尊所，到已顶礼佛足，却住一面。时诸大众亦皆礼佛，却住一面。尔时，尼乾外道弟子，以曼陀罗华散供佛已，右绕三匝于一面住。文殊师利所化摩纳，以文殊师利力所持故白言：‘世尊，我等今来不为见佛。何以故？如来者名为法身。世尊，我等不为听法。

何以故？不可听者名之为法。世尊，我等不为僧德。何以故？如来圣僧修无为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功德。何以故？是法界中无有功德咸称赞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修道。何以故？一切诸法究竟道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得果。何以故？无叶华果名为解脱。世尊，我等不为知苦。何以故？离于二行名为解脱。世尊，我等不为断集。何以故？诸法究竟无和合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证灭。何以故？一切诸法毕竟灭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修道。何以故？离有无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修念处。何以故？一切诸法离处非处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正断。何以故？一切诸法离善、不善、无记行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神足。何以故？一切诸法无去来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于根。何以故？一切诸根是离义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于力。

何以故？一切诸法无力非力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于觉。何以故？第一义中无有觉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正道。何以故？无有去尽世间边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修定。何以故？常寂定中无娆动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修慧。何以故？出世间慧无余杂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三明。何以故？彼此明处毕竟无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解脱。何以故？性法善系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沙门。何以故？离结聚故名为沙门。世尊，我等不为婆罗门。何以故？断诸形色名婆罗门。世尊，我等不为比丘。何以故？法性无坏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彼岸。何以故？六入常灭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少欲。何以故？乃至无有少许欲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知足。何以故？法无取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寂静。何以故？身心无失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知识。

何以故？不与三界共住止故。世尊，我等不近亲友。何以故？不见有二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阿练儿。何以故？三界诸行皆阿练儿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修无诤。何以故？独一

无侣名为无诤。世尊，我等不为乞食。何以故？我等永断于食相故。世尊，我等不畏一切生死诸行。何以故？不见实故。世尊，我等不怖畏避贪瞋愚痴。何以故？无有妄想诸分别故。世尊，我等不勤断结。何以故？一切烦恼其性如如无染污故。世尊，我等不出我见。何以故？自身非身故。世尊，我等不净诸见。何以故？诸烦恼性如如相故。世尊，我等不断颠倒。何以故？常乐我净性解脱故。世尊，我等不度诸流。何以故？不见此岸及彼岸故。世尊，我等不断五盖。何以故？是盖解脱所贯穿故。世尊，我等不出诸缠。

何以故？是真实际无缠相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断悔。何以故？不悔真谛名为沙门。世尊，我等不舍离疑。何以故？常信清净解脱法故。世尊，我等不拔忧箭。何以故？为解脱信所贯穿故。世尊，我等不为涅槃。何以故？一切诸法究竟涅槃故。’

“说是法时，二百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。是时，众中二百比丘，先得四禅住增上慢，谓最后身轻慢他人，从座起去，作如是言：‘是所说法与诸一切世间相违。我等本闻说随顺法，而今闻说非法、非毗尼、非导师说。’”

富楼那言：“我时即语文殊师利：‘是二百比丘从座起去，作如是言：‘是所说法与诸世间共相违反。’文殊师利言：‘大德富楼那，有因缘故，是所说法与世相违。何以故？富楼那，世间住著阴、界、诸入是诸人等，欲舍生死趣向涅槃，而不能知生死实性永不可得即是涅槃，不知是中无生死行、无至涅槃，忍是不知，言与生死世间相违。计有四谛者与是相违，第一义中无有是世间，无道无德。言相违者以住二故，若已住二便有相违。道平等故一切法等名为无二，若解无二则不相违。若计我者有增上慢，有增上慢者则有相违。若不作上亦不作下，是平等中不作上下，无作无不作，若如是者名无增上慢，若无增上慢则无相违。如佛所说：“我不与世诤，世间与我诤。”何以故？诤讼等事佛悉断故。何等是名为诤讼本？所谓是实是不实、是正是邪？如佛说言，婆罗门所言实者。于汝意云何？为是虚妄非是实耶？正也邪也？若是俱无，汝以何事而得知也？’

“尔时，文殊师利于二百比丘所去道前，化满大火令不能过，随所趣方皆见满火而不能过；即以神力欲乘空去，上见铁网而笼遮之。时是比丘，上见铁网，下见大火，不知方所惊怖毛竖，唯见趣向祇陀林道，以杂莲华而庄严之，及见多众趣向佛所欲听受法，即便回还至祇陀林迦利罗华园，向世尊所。到已，顶礼佛足，却住一面。”

富楼那言：“我时即问彼诸比丘：‘汝至何处？从何所来？’诸比丘言：‘大德富楼那，我是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成就四禅具诸神通。我从文殊师利童子，闻相违法弃舍而去。见此佛土满中大火而不能过，即以神力上升虚空，复见铁网笼遮于上，下见大火。

我等今欲问佛漏尽阿罗汉地？’时佛告我：‘富楼那，若有大火能避大火无有是处。富楼那，若堕见网能出铁网无有是处。富楼那，若堕爱水能过水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富楼那，是诸比丘有贪瞋痴火未断灭，以是事故不能出火。富楼那，是诸比丘堕在见网，是故不能出于铁网。富楼那，是诸比丘堕在爱水，能过大水无有是处。富楼那，而是火界、铁网、水界，无有来处，去无所至，文殊师利力所持故见如是事。富楼那，贪欲瞋痴诸见有爱，如是诸法无有来处，去无所至，从于颠倒妄想分别欲贪自他，由是故生死。无生无我无有所属，若无乱心起正修行，于一静处庄严修禅。若得禅已，不起憍慢不住不著，定心所作观察诸法，何法是因？何法是缘？如是观察如实而见，所谓无明缘行，乃至忧悲大苦聚集，是名堕邪；如是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忧悲大苦聚灭，是名正见，是无为正位。无有过去无明可灭，无未来、现在无明可灭，但不正思念便起无明，若无明灭不正思惟更不复起。若是不正思惟灭者无明亦灭，无明若灭名毕竟灭，是故无明灭则诸行灭。若正思惟如实观知，是四大身痴无所知，如草木瓦砾，如影如焰。如我所说，是身如是，是心如是，是意如是，是识如是，是心无形色不可抱持，犹之如幻不可言说，非外非内非两中间而可得之。若有比丘如是成就正思惟者，知一切法本来不生，若法不生即第一义。’说是法时，是二百比丘不受诸法，诸漏永尽心得解脱。”

尔时，萨遮尼乾陀子失诸徒众，愁忧不悦来趣舍卫，至祇陀林给孤穷精舍迦利罗园佛世尊所，共相问讯，却住一面，白言：“瞿昙，我数数闻沙门瞿昙，以幻术力夺他徒众，今乃亲见。令文殊师利，破我徒众将至佛所，受行邪，不来我所，不受我教听用在意。”

是时有一出家外道，名曰胜志，在会而坐。是胜志外道，以亲厚意语萨遮言：“止！止！尼乾，勿于世尊及比丘僧、文殊师利所生不敬心！莫长夜失利受苦不乐堕在恶道！萨遮尼乾，听我说喻以明斯义。譬如有人，愚痴无智欲求索酥，持瓶往趣恒河，取水至于异处，以钻钻之，甚大疲苦了不见酥。如是尼乾，汝诸外道，欲修断结受戒炙身，威仪法用悉皆是邪，无所能断，犹如彼取恒河水人；复于世尊调伏法中而起瞋恚，当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”又言：“尼乾，复有一人生便聪慧，欲求酥时取纯好乳，盛著器中，以钻钻之，用功甚少大得生酥，从于生酥转得熟酥，复因熟酥转得醍醐。如是，尼乾，佛正法中在家出家，具足净信多有解向，勤修胜进速得解脱，如彼智人为得酥故以乳置器。又复尼乾，如有二人，其一人者，破彼一人百千瓦器，以好宝器而用偿之。尼乾，于意云何？是人为损彼人不也？”

尼乾答言：“不也，胜志。”

“如是，尼乾，外道弟子如彼瓦器，破已便入如来法中，如得宝器增而无损。又复尼乾，如有商主愚无方便，将诸人众至于非道；复有商主有大智慧，愍是诸人安置正路。如是，尼乾，汝等如彼自称为师，是不知道者、不善道者、不见道者、不能说道，是故汝等引导众生趣于非道。今者世尊为大商主，知导善道、见道、说道，导诸外道安置正路。尼乾，汝之徒众悉在于此，汝可将去。”

是时，余有万二千人，还从萨遮服道而去。其余住者已逮得明，佛即告言：“善来比丘！”皆成沙门。

尔时，佛告胜志外道：“汝今见此万二千人随从萨遮去者不也？”

“见已，世尊。”

佛言：“胜志，是等诸人悉当至彼弥勒佛所初会数中。何以故？是等由闻如是深法及供养我。而是萨遮，亦弥勒佛所智慧第一，如今我所舍利弗也。何以故？我知是人于我信解，以我慢故不舍是见。”

尔时，胜志语文殊师利：“后末世中，多有比丘起增上慢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善男子，后末世中法欲灭时，增上慢者甚为难得！何以故？不能修行得四禅故。得四禅已起增上慢！后末世中法欲灭时，诸比丘等不能住心，况得四禅？是故，善男子，后末世时增上慢者甚为难得。又善男子，增上慢者凡有二种。何等二？一者、信见，二者、禅慢。起禅慢者，为于利养及名称故起增上慢。是信见者，起增上慢谤佛正法。是增上慢者，当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”

胜志问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欲知他心是增上慢，当云何知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凡夫人者欲得涅槃实非罗汉，若闻是说惊畏恐怖，当知此是凡夫之人增上慢也，非是如来实阿罗汉。若从他闻惊畏恐怖，当知是人即是梵天，是增上慢，非是罗汉。是犹能净报所施恩，然非罗汉。若无一切结使烦恼，彼无所依是世福田。若有一切结使烦恼，则有所依非世福田。若在是中，当知是人为增上慢。一切诸法摄入涅槃，若于是中分别观察，当知是人为增上慢。一切诸法不应知、不应断、不应证、不应修，不知此实，当知是人名增上慢。”

胜志问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无增上慢者有何印相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不违无灭，是无增上慢之印相。何以故？无有音声，能令其人生惊怖畏。如师子王，一切音声不能令其惊畏恐怖；无增上慢比丘亦尔，闻诸音声不生恐怖。何以故？彼知音声犹如响故。如彼响声无心意识而有音声，如是如实知心意识。一切

音声皆从缘起，无有真实；如是知已，不知何法定名为声。若闻佛声而不贪爱，闻外道声复不呵毁；闻善净法心不贪爱，闻垢污法而不呵毁，善知一切所有音声前后际故。如是印相无增上慢，无高下印、如实印、正见道印、入一道印、入法界平等印、如不怀印、不违如印、住实际印、第一义空印、三世等印、初无生印、观正法性印，如是等印印一切法。如是比丘名为无诤，闻已无疑，不惊不畏，不恐不怖，不得于我，不得于法，一切平等。”

尔时，胜志外道白言：“世尊，我今从是善知识所，闻是真道大乘功德。世尊，我今从是文殊师利，闻说是法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善哉！世尊，唯愿如来如应说法，令我闻已速疾修集助菩提法，逮得无上正真之道，广为一切无量阿僧祇诸众生故。”

佛告胜志：“菩萨有二法，速得明达具足大乘。何等二？所谓精进及不放逸。是中精进，谓如法得财一切悉舍；不放逸者，施不望报，皆以回向于一切智。又精进者，正断一切恶不善法，成满具足一切善法；不放逸者，谓坚持净戒，不为后生，悉以回向于无上道。又精进者，不惜身命修行忍辱；不放逸者，于诸众生无侵害心。又精进者，进诸善法无有厌惓；不放逸者，进诸善根向无上道。又精进者，于诸禅支心无疲惓；不放逸者，于诸禅支不贪味著。又精进者，进诸多闻无有厌足；不放逸者，正念修行圣智圣慧。又精进者，不舍四摄；不放逸者，起化众生。又精进者，身心坚住；不放逸者，不得身心舍离著法。又精进者，慈心等缘一切众生；不放逸者，不得所缘众生慈法。又精进者，教他众生发一切智心；不放逸者，观一切法皆悉如幻，而不舍离一切智心。又精进者，发起三昧；不放逸者，将护不令堕于漏尽。又精进者，如救头然修集圣谛；不放逸者，不随证灭。又精进者，为满诸相集善无惓；不放逸者，观于法身。又精进者，修净佛土；不放逸者，净众生界。又精进者，集三十七助菩提法；不放逸者，安住寂静解脱之法。胜志当知，菩萨所有善方便业，皆由精进而得成办；菩萨所有一切智业，因不放逸而得成就。是故说言，菩萨成就智慧、方便，不畏退转无上正道。”

说是法时，胜志外道得无生法忍，心净喜悦，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。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大光普照，诸天伎乐不鼓自鸣，天雨众华。

尔时，世尊知胜志心而便微笑。诸佛常法若微笑时，若干百千杂色光炎从面门出，普照无量无边世界，上过梵世，障日月光，隐蔽魔宫，还右绕身百千匝已，从顶上入。

尔时，大德阿难承佛神力，从座而起，整于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向佛合掌而说偈言：

“智慧福力华，圆光导世间，

三十二相华，杂好以自严，

行如象师子，精进力勇出，

世尊何故笑？愿导师演说！

其言如雷音，佛音师子吼，

迦陵频伽音，柔软梵音声，

三千世界声，诸天及与人，

欲比佛音声，算数不能及。

声闻及缘觉，并及诸菩萨，

智无与佛等，不知一切智。

牟尼智力说，为于何事笑？

人天龙修罗，闻疾得菩提。

心得离二边，亦不执于中，

一切无执著，等同如虚空。

一切无能数，过一切世上，

我问等空智，以何因缘笑？

青绿金色光，红紫赤白色，

从面门出炎，如恒河沙等，

普照无量界，广远如虚空，

灭恶道得乐，导师光触故。

若放膝光明，是授声闻记；

若手放光明，是说辟支佛；

佛定记大乘，一切智慧道，

光利众生已，还入无垢顶。

善哉人中天，三界所供仙！

愿如实敷演，导师一向说。

断疑悦大众，以何因缘笑？

千万亿众生，闻已心欢悦。”

如是请已，佛告阿难：“汝今见是胜志善男子不？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，得无生忍，合掌礼我，百千诸天而供养之。”

阿难白言：“见已，世尊。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是胜志善男子，曾于七十二亿佛所，种诸善根行菩萨道，修集无上正真之道。尔时常作大转轮王，恭敬供养是诸如来，尊重赞叹，常修梵行，悉皆护持是诸佛法。阿难，是胜志善男子从今已往，当值无量无数诸佛，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常修梵行，令无量阿僧祇众生住菩提道。过是无量阿僧祇劫集菩提道已，当得无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觉，号智光王如来、应供、正遍觉乃至佛世尊，出现于世。国名喜见，劫名一宝严。

“阿难，是喜见土所受用物，犹如他化自在天中。彼国众生不漏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无诸恶色。彼诸众生互相恭敬欢喜悦乐。是诸众生皆悉往见智光王佛，乃至梦中亦常见佛不离念佛，是故彼土名曰喜见。于是劫中唯一如来施作佛事，佛及众生寿等一劫，是故彼劫名一宝严。

“阿难，是智光王佛，纯菩萨僧九十二亿，皆是初会得不退转。是智光王如来欲涅槃时，先当授彼师子进去菩萨记，当得作佛，号师子相如来应供正遍觉乃至佛世尊，寿十中劫然后涅槃，当有无量无边菩萨僧。佛涅槃时，以全身舍利起一宝塔，纵广六十由旬，高八十由旬众宝严饰，无量众生而供养之。”

尔时，胜志菩萨从空来下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七匝，向佛叹说不坏法界偈：

“色界及法界，众生界同等，

是界等智界，今授我记已。

受界烦恼界，与空界同等，

诸法同是界，今我同此来。

法界及欲界，及与于三界，

等同如虚空，我记同于是。

生死界涅槃，等住如法界；

是界及水界，地界风火界，

阴入及与界，眼界眼识界，

意界及法界，是境界同等。

不授我阴记，不授界入记，

不授名色记，不授内外记；

以音声故知，导师受我记，

音声是寂静，授记亦寂静。

佛无有心意，作心而授记；

我亦无有识，得受于道记。

如我佛亦然，如佛我亦然，

诸众生亦尔，授记受记尔。

受记是真实，如如悉舍离，

不坏于法界，安住真实际。

我礼等正觉，同入一切法，

如虚空无作，学知方便故。”

尔时，胜志菩萨偈赞佛已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七匝，却坐一面。

尔时，佛告阿难：“汝受持是经，读诵书写，于大众中广为人说。”

阿难白言：“我已受持。世尊，此经何名？当云何奉持之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是经名为《文殊师利神通所持》，亦名《灭除一切诸魔外道音声》，亦名《采宝》，亦名《宝篋》，如是受持。”

说是经已，文殊师利童子，胜志菩萨等，及大声闻，大德阿难，及诸大众，天、龙、夜叉、诸天及人、乾闼婆等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。